

“伟大也要有人懂”

——访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本报记者 陈振凯



韩毓海近照

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文系教授。他的视野，极为宽阔。尤其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畅销书《五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他目之所向，笔之所及，除“中文”之外，是历史，是金融，是哲学，是政治，是人生。

最近几年，他的笔触更多地投向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相关著作以中英文等多语言版本畅销多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中美荷兰三国同时出版3本关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创造了这种人间奇迹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出版社和我们的国际友人。”今年8月30日，韩毓海不无感慨地如是说。当日，他的新著《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版权输出美国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俱乐部举行。

1年零3个月之前的2015年5月28日，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与美国奔驰出版集团(BEC)联合出版的英文著作《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Karl Marx For Young Readers)亮相纽约书展。此书，也属“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

这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面向青少年的马克思读本，也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将本土原创的有关马克思的著作输出到美国，并成功进入美国州立青少年教育体系。

二

马克思与毛泽东，产生联系始于1918年。

当年，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邀，举家迁居到了北京。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也到了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那一年，正好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给《一起来读毛泽东》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北大丰厚的学术思想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北大的历史，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先驱者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我们这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不是割裂的。

时光又过了将近百年，韩毓海将视野聚焦于这两个世界性伟人。除“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外，就马克思、毛泽东，韩毓海近年还有“重读”系列：《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重读，是为寻找初心。

韩毓海的书，每一本，每一篇，几乎每一段落，都能读到激情和思想。它们是思想者为思想者而作的力作。

三

凡事皆有因缘。

2008年，韩毓海在纽约大学教书。“那一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华尔街向全世界蔓延，难忘我在百老汇大街一家书店排队买《资本论》的情景，书店门口挂着的海报写着‘马克思所说的都应验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接近真理，常常是畏途。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讲授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课程，并不是一件易事。当然，这课也看是谁来上。

2010年，韩毓海在北大开设《资本论》精读课。第一堂课上，他提到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姨夫利奥·菲利普创立了飞利浦公司，大家可能用过飞利浦剃须刀、洗衣机，但却不知道那就是马克思姨妈家的产品——在短暂的静默之后，听众爆发出会心的大笑。“而我的马克思课就是从这欢乐的笑声中开始的，从那一刻起，我想让学生们记住：马克思不是因为‘仇富’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马克思的出发点不是钱也不是个人，而是‘为大家而献身’——正如他在17岁时所写的作文中所宣示的那样。”

当韩毓海开始讲《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选课的人数已经由100名增加到300名，教室已经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听众了，但还是有不同专业的青年才俊们‘成群结伙’地涌进来，聆听一个中文系的老师讲他心目中的马克思。”后来，韩毓海的老朋友、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李学谦社长捎信来说：“你给青少年写书吧，就讲一讲我们这条道路为什么叫社会主义道路，说说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我就给孩子们讲讲马克思的故事吧，就讲讲马克思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就这样，就有了《少年读马克思》。

四

2016年是个重要年份。

8月30日那场版权输出活动，分为三大章节，分别对应着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和毛泽东去世40周年这三个重要事件的纪念。在韩毓海看来，毛泽东毕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他立足中国大地，深沉地凝视着祖国的山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站在马列的肩上，毛泽东在中国开辟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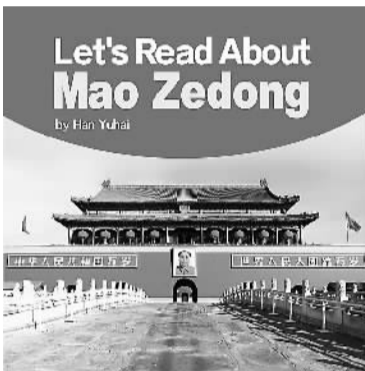
建党95年了，长征胜利80年了，毛泽东离世40年了。韩毓海说，毛泽东走了，留下了他的两件伟大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想、敢干、敢实践”的新中国性格。

2015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当时，《一起来读毛泽东》初稿刚刚完成。韩毓海和朋友来到西柏坡。他缓步走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塑像时，“霎时间大雪骤降，漫天皆白”。韩毓海写道：抬头仰视毛泽东忧思如海的形象，那一刻我感到，他原本离我们那么近。而韩毓海本人，则用极强的叙事能力、一个个精彩故事，把马克思、毛泽东和他们的思想，拉得很近，放到我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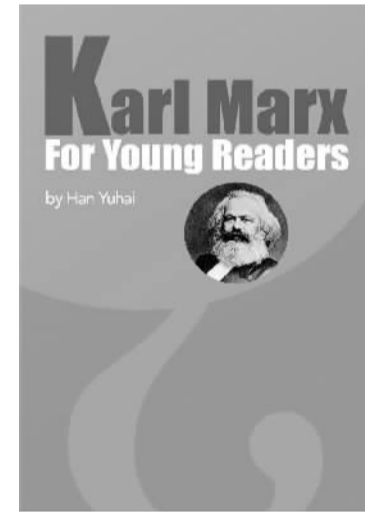
让我们一起读马克思，读毛泽东。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书封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英文版书封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英文版书封



良相须有良医心

王兆军

张仲景，湖南长沙人，其父张宗汉在朝廷为官，藏书颇丰，这让他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兵祸绵延，疫病流行，生灵涂炭。张仲景从小厌恶官场的繁文缛节，自知不是做官的材料，立志为医。公元161年，10岁的他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张伯祖是一位有名的医家，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他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要深思熟虑。经他治疗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因此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不仅学到丰富的医学知识，也学到了悬壶济世的中医精神。

除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张仲景还十分注意收集流传民间的各种验方，对民间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含药、人工呼吸等治疗方法都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尽管张仲景无心仕途，但他出身士族，且品行学识皆好，后来还是被举为“孝廉”“良才”，进入官场。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官至长沙太守，近似于今天的湖南省省长。虽然官至高位，但他仍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为百姓治病。告示张贴出去之后，在当地产生了强烈震动，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每逢太守坐堂问诊之日，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张仲景的望闻问切都十分认真，务必弄清病因，力求药到病除。

建安年间，瘟疫流行达5次之多，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为废墟，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就是对时事的描述。当时的流行病以伤寒病为最多。张仲景的家族原有200多人，在汉献帝建安元年后10年间就死了2/3，其中有7/10死于伤寒病。在研读古代医书的基础上，张仲景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此书不仅记载了大量的杂病治法，还提出了中医学的理论。他在阴阳学说的哲学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方证治法，将原始朴素的经验纳入完整的医学体系之中，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张仲景完整继承了《汤液经法》中的思想，但他不认同该书中的道家成分。陶弘景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就是明证。

为了避开战乱，张仲景后来辞官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到建安十五年，他终于写成了划时代16卷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因病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辞世。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张仲景墓。

张仲景是当时主流社会的一个异类人物，在《伤寒论》的序文中，我们听到他那愤世嫉俗的悲叹。俗话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其实，二者的本心正道应当是相通的，那就是对世界的悲悯情怀、对生命崇敬爱惜之心。虽然张仲景在当时名声不得彰显，正史中几乎没有他的地位，但是，人民没有淡忘他，因为他的一生贯穿了爱民的宗旨。他的著作和精神将万世永存。

知乎：从知识分享到图书出版

张稚丹

印象中，2011年开创的知乎是知识分享性平台、许多知识发烧友热爱的地方，不断向周围抛出问题，等待回答。但近日，知乎正式宣布推出知书店，实在是让人惊讶：怎么？零碎的信息知识，要变成完整、成体系的书籍了？

随着时间推移、社区的发展，知乎这一中国最大的知识分享平台的操盘手们意识到，对“新的有价值信息”的需求，使得用户之间有针对性、目的性交换知识的“知识市场”已经形成。

过去两年，知乎通过挖掘话题讨论热度、搜索数据及用户成长数据等信息，对用户感兴趣的职业通讯、美好生活指南等话题进行选题策划，根据不同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场景策划了“知乎周刊”“知乎周刊Plus”“一小时”“知乎·盐”等4个系列的电子书产品，共推出超过300本电子书，在各平台销量已突破2600万，在亚马逊的排行榜上保持着常态性的前10。

如今，用户可直接在知书店付费购买与下载电子书，并在知书店APP内随时阅读。知书店还支持用户围绕电子书讨论及一键分享到站外，为用户提供流畅的阅读与交流体验。

书，成为知乎社区知识交流的新节点——买书、看书，再将书的内容和思想做更大维度的扩散、延伸和分享，产生新的知识和见解，都可在知乎这一个闭环内完成循环。这一创新，为整个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机遇。

适合大众阅读的《墨子趣谈》

墨子是孔、孟之间的文化伟人，是一位大智者。古代百家争鸣，有新颖独到的思想体系的墨家是重要一家。《墨子》是墨家科学、哲学、逻辑、政治、道德和军事智慧的结晶，是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孙中原所著《墨子趣谈》(商务印书馆出版)，趣谈《墨子》精华，方便读者了解墨家的深邃智慧，形象具体，生动有趣，适合大众阅读，被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丛书。(子喻)

过黄河 高粉梅作

鹰踏兔 康枝儿作

开四轮车 王枝女作

段建珺的草原剪纸梦

乔晓光



段建珺主编的《中国民间剪纸集成·和林格尔卷》(以下简称“和林格尔卷”),终于付梓出版了。

剪纸集成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子项目之一。中国民间剪纸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剪纸集成正是为剪纸作为世界遗产建档立名的举措。

和林格尔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这里有大量历史文化遗产,保留着蒙汉文化混生的民间习俗,简朴灵动的民间剪纸即是一部乡村劳动妇女的活态艺术史,使我们看到了精彩剪纸背后的民俗文化。从102岁高龄的张花女剪纸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传统民俗文化观念的花草纹饰,也看到了用剪纸记录下的她所经历的近一个世纪的乡村生活,如《蒙人进城》《碾米》《过年》等,别有着一份端庄和雅致,也有着蒙汉文化交融和质朴的原始趣味。80岁的康枝儿,让我们看到

了独特的草原文化“剪影式”的风格特征,这也是草原文化中一些民族共有的特点,如具有非纸材传统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北方少数民族,都有着“剪影式”的视觉叙事特征。康枝儿的剪纸造型简约浑朴,少花草打扮,动物造型与鲜明的剪式轮廓表现了生命的灵动与野性,与阴山岩画风格相近,彰显了游牧民族的特色。

编纂“和林格尔卷”经历了近4年,但田野调查与搜集整理有着更漫长的过程。1994年,大学毕业的段建珺回到家乡和林格尔做中学美术老师。出生在剪纸世家的他,在草原民间美术专家阿木尔巴图老师的引导下,开始剪纸美术教学,同时走向田野对民间剪纸采风。最初并未意识到能够成书,是他的民间文化情感和民间艺术情怀与超越常人的耐心与坚持,使他走进了村社剪纸文化的深层。1998年,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段建珺组织了和林格尔剪纸学会,不但进行田野搜集调查工作,还开展了一系列推介展览与剪纸传承创新的展览培训。和林格尔剪纸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们开始了解和和林格尔沉积着的古老历史与文化深厚的民间剪纸传统。

剪纸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文化物种。根据考古发现,

古老村社的剪纸文化传统传承了一千多年,由传统剪纸衍生出的新剪纸传统也有近百年历史。在今天的乡村,剪纸仍然是一个正在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一个独有的文化事实,也是中国民间剪纸成为世界非遗的文化原因。在村社的剪纸习俗中,由于年龄的不同也产生出不同的剪纸文化层,七八十岁以上老一辈的剪花娘子,代表了村社文化传统的深层和最具代表性的纹饰谱系,个人独特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磨难,造就她们与众不同的独特艺术风格,她们是非遗的文化传承者。

20多年来,段建珺积累了近百位老一輩剪花娘子数以万计的原生态剪纸纹样,许多具有文化价值的剪纸纹饰,正是从老一輩人的剪纸记忆中发掘出来的。段建珺抓住村社文化中核心的文化传承者、剪纸谱系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跟踪式调查与重点抢救,这也是“和林格尔卷”文化分量的所在。

大凡在非遗保护中做出些成绩的人,都是那些高度迷恋民间文化的人。段建珺是草原民间剪纸艺术的忠实守护者,他对内蒙古草原与和林格尔的贡献也是现实而又深远的。我们祝愿和林格尔剪纸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